金陵梵刹志

金陵梵刹志卷三十

中刹 接待寺 勅建

在郭城江東門外西城濟川衛地東去三山門六里東南去所統天界寺十二里洪武三十一年 勅建爲接待十方處所後圮嘉靖間重修規制漸隘所領小刹曰江東門積善菴中和菴報國菴

殿堂 山門叁楹 佛殿叁楹 左觀音閣壹楹 右地藏閣壹楹 僧院房壹

基址叁畝 東至官巷 西至民家 南至本寺塘 北至官街

小刹 江東門積善菴

在郭城江東門外典牧所新河岸西城地東北去三山

門十里所領接待寺　里　國朝韓憲王香火洪武初

建

殿堂山門叁楹佛殿叁楹文殊樓叁楹右觀音堂壹楹僧院壹房基

址叁畝東至火星廟　南至屯地　西至屯房　北至官街

小刹 中和菴

在都門外西城地東去石城門二里　去所領接待寺

里正統間觀音菴改今名

殿堂山門叁楹佛殿叁楹毘盧殿叁楹僧院壹房基址捌畝東至鄒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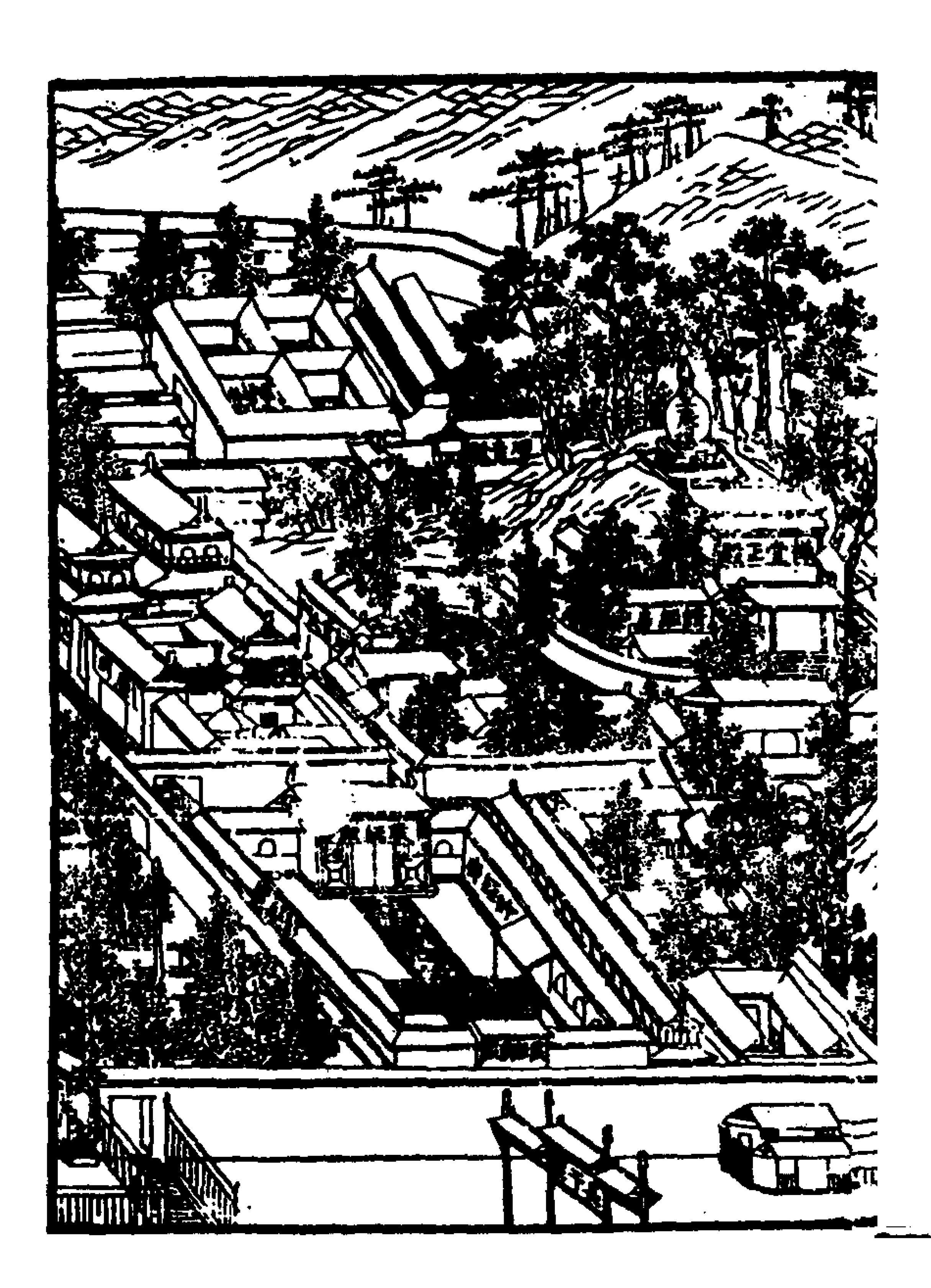
墳　南至藕塘　西至民家　北至官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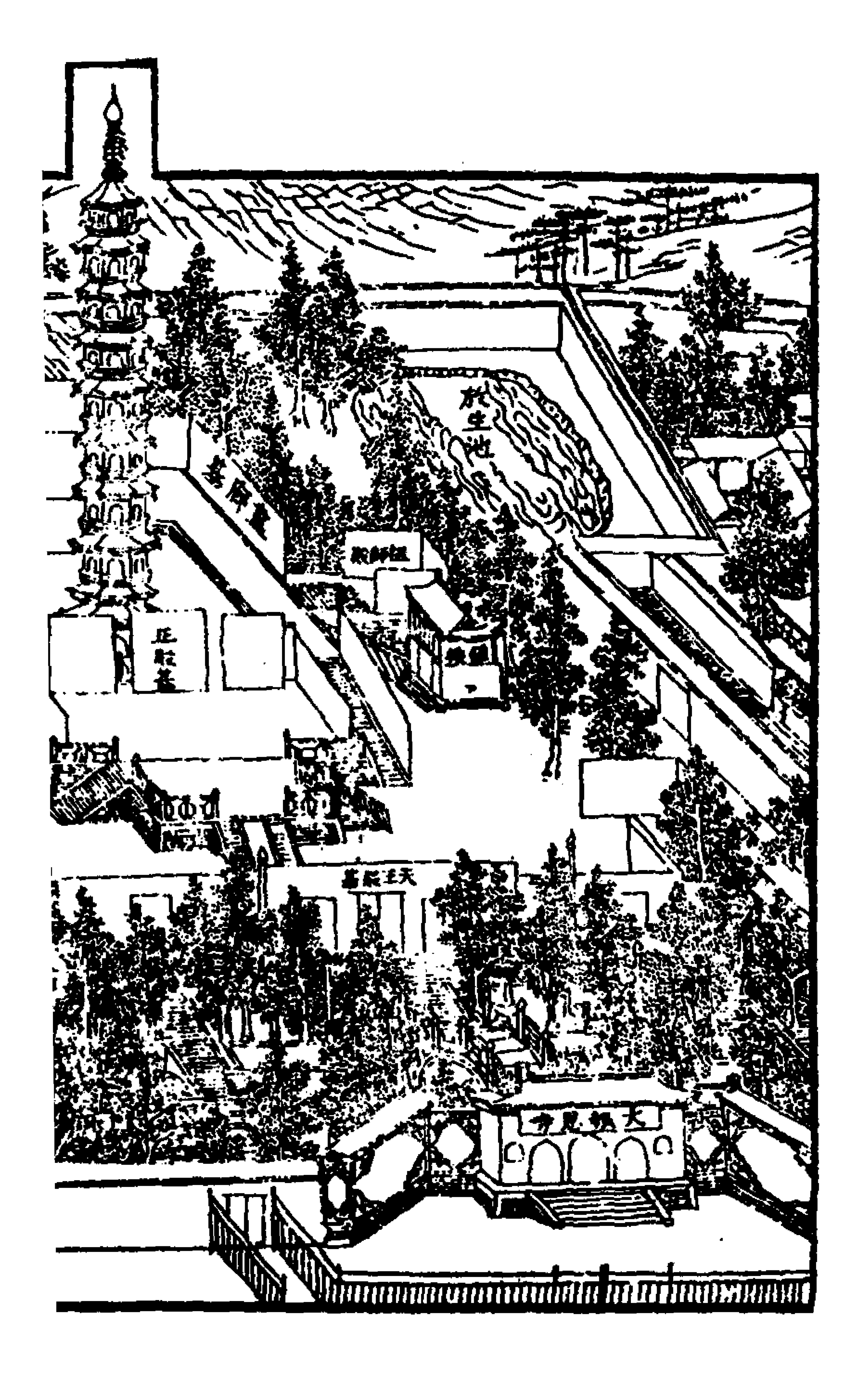
小刹 報國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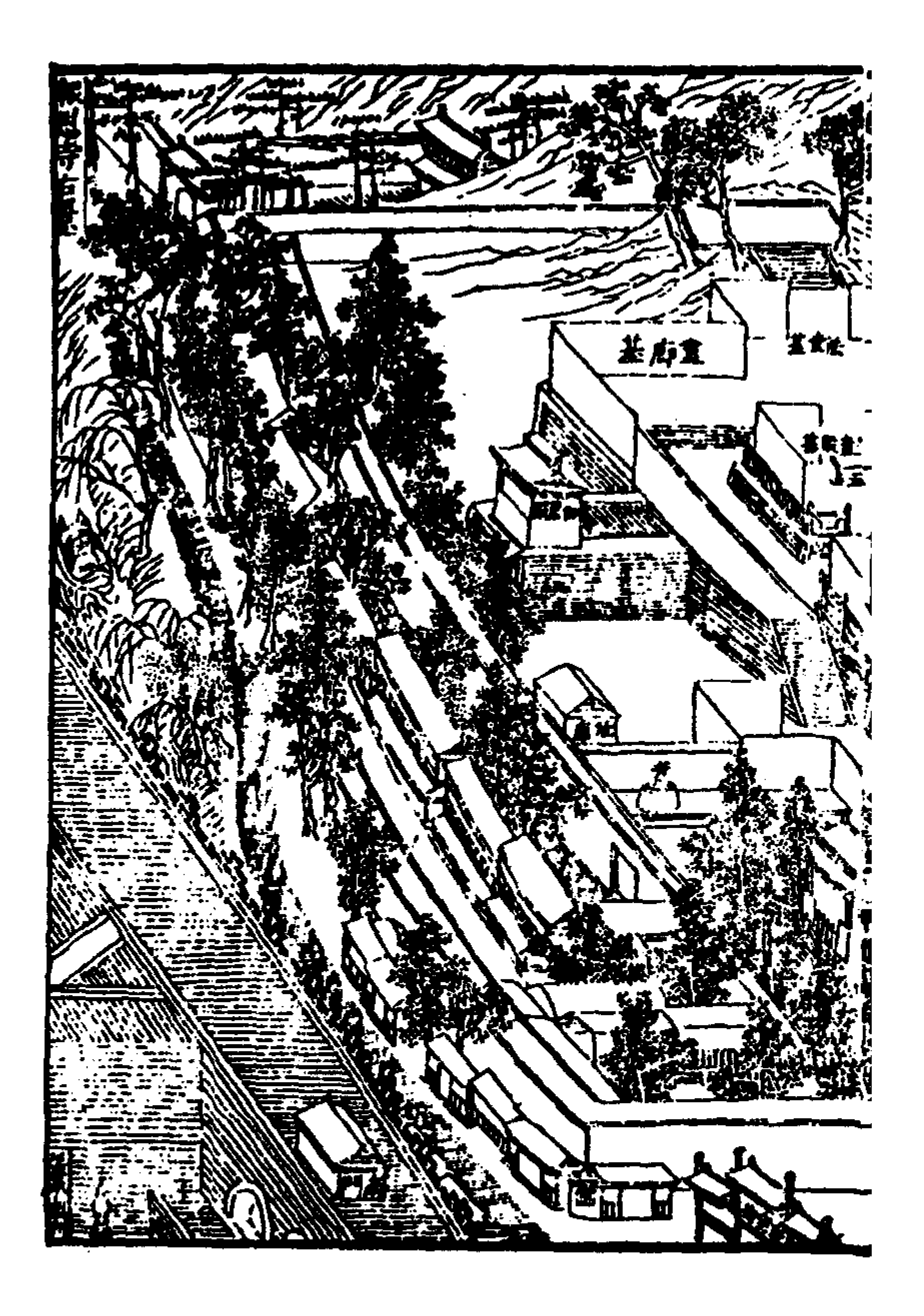
在郭外西城典牧所小圩地東去三山門七里　去所領接待寺　里

殿堂山門叁楹左十王殿叁楹地藏殿叁楹韋馱殿叁楹大佛殿叁楹僧院壹房禪堂叁楹基址肆畝東至官河 南至蘆洲 西至小圩 北至王家墳






放生池


董府基

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

大刹 聚寶山報恩寺 古刹 勅建

在都城外南城地離聚寶門一里許即古長干里吳赤烏間康僧會致舍利吳大帝神其事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實江南塔寺之始後孫皓毀廢旋復晉太康間劉薩訶又掘得舍利于長干里復建長干寺晉簡文帝咸安間勅長干造三級塔梁武帝大同間詔修長干塔南唐時廢宋天禧間改天禧寺祥符中建聖感塔政和中建法堂元至元間改元興天禧慈恩旌忠寺至順初重修塔元末燬于兵 國朝洪武間工部侍郎黃立恭奏

請修葺永樂十年勅工部重建梵宇皆準 大内式中
造九級琉璃塔 賜額大報恩寺嘉靖末經火蕩然惟
塔及禪殿香積厨僅存萬曆間塔頂斜空欲墜禪僧洪
恩募修彩飾爛然奪目塔下有放生池構亭其上曰濠
上亭塔左而前爲大禪殿公塾方丈香積相鱗次又前
爲藏經殿貯經板其内禪殿後爲禪堂及講經堂皆今
丙丁年間用寺租及檀施重修禪堂後有唐玄奘石塔
即藏爪髮處寺外之左有山蔚然蒼翠者曰雨花臺登
覽最勝處自此琳宫櫛比名勝所萃而規摹宏壯罕與
此儷至浮圖之勝高百餘丈直插霄漢五色琉璃合成

頂冠以黃金寶珠照耀雲日夜籌燈百二十有八如火龍騰焰數十里風鐸相聞數里羣山大江都城宮闕悉在憑眺中　賜有洲田廊房甎圃寺額設右覺義壹員所統次大刹二郭內曰能仁郭外曰弘覺中刹十四郭內曰高座曰永寧曰永興曰西天曰普德曰碧峰郭外曰崇因曰外永寧曰祝禧曰花巖曰祖堂曰清福曰福興曰建昌

殿堂

金剛殿伍楹　天王殿止存基址　左右碑亭貳座　正佛殿止存基址

琉璃寶塔九級　左大禪殿伍楹又傍小房叁楹　後禪殿伍楹　觀音殿叁楹　放生亭壹座　公學拾楹　方丈庫司楹　韋馱殿香積廚柒楹中方丈柒楹

東方丈陸楹右方丈捌楹右伽藍殿叁楹僧院壹百肆拾捌房食糧僧
叁百伍拾名食糧學生壹百伍拾名基址肆百畝東至魏國公神路西
至寺前大街南至郭府墳北至馴象街

經殿

前殿叁楹正佛殿伍楹左貯經廊拾玖楹
右貯經廊拾玖楹

禪堂

正門壹楹韋馱殿壹楹正佛殿叁楹禪
堂東西拾楹十方堂伍楹齋堂貳楹靜室貳楹請經僧房柒楹廚庫
等房柒楹

公產

戴子莊丈過實在田地塘蕩共伍千捌百伍拾玖畝柒分叁釐騰真莊丈過實在
田地塘溝共叁千捌拾柒畝柒分肆釐寺前房地號房肆拾貳間半浴堂房壹所菜地
伍拾肆畝伍分壹釐基地壹塊

禪堂

藏經板壹副寺前池地放生池捌畝
菜地貳大餘

山水 聚寶山 山多細石名瑪瑙 放生池 琉璃塔左廣可棚畝近始淸變溝濠上亭其址

雨花臺 寺左登覽最勝處

古蹟 三藏塔 石塔唐時建在寺內左宋天禧寺僧可政往陝西紫閣寺得唐三藏頂骨歸塔於此

附 阿育王塔 劉薩訶至長干掘得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另造塔一層至十六年沙門僧

尚復加爲三層 舍利爪髮 梁書出舊阿育王塔下

人物 吳 康僧會 有傳略 晉 竺慧達 有傳略 竺法曠 有傳略 瓊法

師 有碑 宋 僧伽跋摩 天竺人善解律藏以宋元嘉十年自流沙至京師子國比丘尼鐵薩

羅等至都求請跋摩爲師繼軌三藏宋彭城王義康

崇其戒範於長干寺招集學士寶雲譯語筆受考覈

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 慧重 言不經營應時若渴宋

報略勸發諸王要側 孝武勅出家新安移止

長少謹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

干 曇穎 長干寺辭吐流辯足騰遠理 齊 明徹 有傳略 僧

祐有傳略　隋智炬於建初寺講三論常聽百人道張帝里學潤秦川　明雪梅不知何許人止長干寺解詩清奇人爭傳誦之性宕不羈數年後行歌於市命童子圍繞踏歌曰老雪梅今日不歸幾時歸輒自答曰歸歸一夕端坐而逝　溥洽有誌略　永隆有誌略

御製黃侍郎立恭完塔記　洪武戊辰十二月日

京南關左廂朱雀橋之左有浮圖層高九級根入厚坤塔之由來乃孫吳開創金陵建邦之時紀年赤烏而有異人康僧者抱釋迦之道至斯以說吳主權權乃悅塔之所建金陵之客山也其山自西南來濱江一帶或蜿或蜒或起或伏或蹲或立低昂俯仰之態若人之狀以朝鍾山毓秀磅礴川野結帝王之居若是也其康僧指謂權曰是山之

麓深若千丈下有如來真身舍利何謂之舍利曰佛行周
圓精魂運化結實如珠水火不避昔如來入涅槃之時天
上人間龍宮海藏天人鬼神各持以去建塔以安之故有
天上人間龍宮之塔塔有八萬四千皆阿育王始此間鬼
神將至佛法未施塔未建也權乃信刳山以驗之果得舍
利權故難之此雖有驗難以敷誠既有大神通必以神力
更致一顆方乃是信僧於是設壇虔恭齋沐遥望西乾役
巳之軀運巳之神七晝夜佛之威靈所至乃降一粒權乃
大悅許建浮圖於是今之觀浮圖者豈知其來遠矣始孫
吳至今一千一百餘年緣及歷代廢弛疊疊塔之頹壞凡

經革故而及葺理者修德施功之人又非一人而已洪武十三年胡陳亂政朕觀七朝居是土者皆臣愚君者多矣攷山川之形勢大江西來淮山弼之山麓川巨右勢足矣以此觀之龍虎均停擇帝居者宜其然也何故臣下之不臣無乃虎方坤位浮圖太聳之故於是命構架將移塔于鍾山之左工將完塔將毀有來告者工人有墜于塔下者絕於是罷役未幾令工部左侍郎黃立恭稽首頓首再拜入奏其辭曰臣立恭寓於世而無益于世尋于人而無善于人生無名於宇宙之間死不能同聰明之神遊於上下臣切慕之故思欲有爲未知可否朕謂曰丈夫天地間五

欲不生十惡不作何爲而不可也哉對曰臣見南關有如
來真身舍利之塔經兵被火周迴欄楯并九層圖畫仙靈
俱各頹壞欲完之特講　旨以施爲朕許之立恭再拜而
退詣所在經方定向若山則高益下損故基則增微壯廣
施財劭工以營繕京之軍民聞立恭作佛之善事有施財
以阿之者有誠然爲生死而布德者一時從者如流之趨
下諸費折黃金二萬五千兩三年而來告塔已完矣大雄
之殿僧房兩廡重門樓觀亦皆備矣羣僧會集有僧錄司
右講經守仁者書遊東會經備西來於是命住持是寺仍
勅禮部并光祿寺饌素羞以飯諸人時機冗未暇親至逾

半載　勅禮部曹召僧錄司首官左善世弘道右善世夷簡等五人朕謂曰塔完寺備數年以來征討弗停陣沒軍將欲報其忠仗佛願力作大善事朔日朕至仰視則塔穿鳥道平視則殿宇巍然俯看綺砌無不精專遊目塔殿所在金碧熒煌雖至愚而至魯者入其門肯作爲建如是之功可爲罕矣且立恭職工部掌諸名材諸匠屬焉一一皆傭其工未嘗上煩於朕下挾於工者其傭工之資皆厚之世人有所不及設若立恭操愚夫之智日侍左右言頗信行倘有所需安不有微助今絕然無需入其門觀其境孰不爲之起敬噫方今智士居官食祿不能起造民福之心

乃以祿不足上亂朝政下虐生民其黃立恭昔本技藝所得者甚微然而設心爲善夫婦異處三十餘年朝出暮歸其妻送迎若賓禮焉未嘗有間以一夫之智赤手成此善事是其美也然而事成則成矣又其妻與閨內者盡皆爲尼嗚呼立恭之誠豈止外成于塔寺千家化及閨門然一家修善處於是方將必成矣佛之願力所處之處非至善而必至險諺云天下名山惟僧所居而乃佛處也今南關之山俯伏於鍾山之前峰拱岡伏所以鍾來氣之精英雄一千一百餘年法輪常轉今立恭增輝佛日豈偶然哉故述記爾

報恩寺修官齋勅　永樂五年十月十五日

勅諭天下赴會僧衆朕惟佛氏之道清淨慈仁弘深廣大包含萬有貫徹妙微利益幽明功德無量比者　仁孝皇后崩逝爰薦揚之科啓無遮之會廣集僧伽諷揚經典百日之間旃檀翕集慧燈條于金刹法雲覆于紺園繡絢五紋輝爍諸品毫光累現衆彩畢呈天花雨空滿祇林之寶樹縞鶴飛舞繞碧落之旛幢佛之舍利或流輝於梵宮或騰耀于寶塔開照空之齒肖燦湧地之摩尼動若驪珠炳煥于夜光如虹彩燭影丹霄寶塔之前圓結金梅之果長干之境光芬產瓊芝之祥若斯顯靈難以悉舉皆由爾衆毘

尼克謹梵行淸修潮繙八藏之文悟解三乘之旨秉至誠以奉朕命攄精意以叩佛慈其中亦有至人道化高妙飛行變化隱顯莫測感朕誠心來臨法會證盟善功朕德薄有未能知藉玆衆善遂致感通睹瑞應之蕃臻想神靈之濟度超遊極樂信有明徵朕實懽愉特加褒獎夫觀百川之流者必至海乃止斷一貫之功者則爲山不成爾等益勤精進庶永謝於塵緣究竟眞空期早登於覺地利生助化翼我皇家欽哉故諭

重修報恩寺勅　永樂十一年

天禧寺舊名長干寺建于吳赤烏年間緣及歷代屢興屢

廢宋真宗天禧年間嘗經修建遂改名曰天禧寺至我朝洪武年間寺宇稍壞工部侍郎黃立恭奏 請募衆財略爲修葺朕即位之初遂勅工部修理比舊加新比年有無籍僧本性以其私憤懷殺人之心潛於僧室放火將寺焚毀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黃金之地悉爲瓦礫浮圖煨燼頹裂傾敝周覽顧望丘墟草野朕念 皇考 皇妣罔極之恩無以報稱況此靈迹豈可終廢乃用軍民人等勤勞其力趨事赴工者如水之流下其勢莫禦一新剏建充廣殿宇重作浮圖比之於舊工力萬倍以此勝因上薦 父皇母后在天之靈下爲天下生民祈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豐

登家給人足妖孽不興災沴不作乃名曰大報恩寺表玆
勝剎垂耀無窮告於有衆咸使知之

御製大報恩寺左碑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日

朕惟佛氏之道清淨堅固以爲體慈悲利濟以爲用包含無外微妙難名匪色相之可求無端倪之可測圓明普徧顯化無方有不可思議者焉朕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開創國家協心致理德合天地功在生民至盛極大無以復加也朕以菲德統承大寶負荷不易夙夜惟勤惕惕兢兢祗循成憲重惟　大恩罔極

末由報稱且　聖志惓惓惟欲斯世斯民曁一切有情咸得其所繼述之重其在朕躬仰惟如來萬法之祖弘濟普度慈誓甚深一念克誠冝無不應增隆福德斯有賴焉南京聚寶門之外有寺舊名長干吳赤烏之歲所建歷世既遠興替相因宋真宗時改寺額為天禧國朝洪武中撤而新之歲月屢更將復頹圮永樂乙酉嘗命修葺未幾厄于回祿今特命重建弘拓故址加于舊規像貌尊嚴三寶完具殿堂廊廡輝煥一新重造浮圖高壯堅麗度越前代更名曰大報恩寺所以祇靈迎貺上資福于　皇考　皇妣且祈普佑海宇生靈及九幽滯爽咸獲濟利用仰承我

皇考妣之聖志而表朕之孝誠今將竣事特志其本末於碑用昭示如來之道化我　皇考　皇妣之功德配天地之廣大同日月之光明而相爲悠久於萬萬年

御製大報恩寺右碑　宣德三年三月十五日

夫大覺之道肇自西域入中國行于天下其要歸于導民爲善一切撤其迷妄之蔽而内諸清淨安隱之域以輔翼國家之治而功化之妙下至幽冥淪滯靡不資其開濟是以功超天地澤及無窮歷代人主咸崇奬信我　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受命爲君功德廣大同乎覆載　太宗皇帝奉天中興大德豐功海宇悅服　仁宗皇帝嗣臨大寶功

隆繼述遠邇歸仁　三聖之心與天爲一與佛不二是以
道高帝王恩周普率四方萬國熙皞同春朕承天序寅奉
鴻圖惟　祖宗之心操存不越惟　祖宗之道率履弗違
至於事神愛民一惟先志南京聚寶門之外故有天禧寺
我　太祖皇帝加修葺之致清理之功歲久而燬　太宗
皇帝更新作之名大報恩寺上以伸　聖孝下以溥仁恩
經營之精深規模之廣大極盛而無以加焉垂成之日
龍輿上賓　仁宗皇帝臨御用竟厥功制作之備巋焉煥
焉蹲立宇宙光映日月于以奉　萬德之尊會三乘之衆
永宣甄化弘建福德顯幽萬類覆被無窮蓋自古所未有

也其興造之由已見永樂甲辰　御製之碑龍章麗天本末完具茲謹述　三聖所以嘉厚象教之盛心刻文貞石昭示悠久於戲鍾山巍巍大江洋洋　聖德長存慧化不息億萬萬年與天同壽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皇帝聖旨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南京大報恩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讃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

之諭

本寺護勅　　　成化八年十二月初一日

皇帝勅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朕惟佛氏之興其來已遠其教以空寂爲宗以慈悲爲用開導善類覺悟羣迷功德所及無間幽顯者也南京舊有天禧寺我　皇高祖太宗文皇帝重新修建盖造琉璃寶塔改名大報恩寺　皇曾祖仁宗昭皇帝　皇祖宣宗章皇帝相繼完成特撥　賜當江沙洲等處蘆場蘆柴入寺應用及選行童一百名常川燃點塔燈暨朕嗣寶位復加修整所以上報　先朝列聖之恩下爲蒼生祈福今住持僧洪霈奏言本寺歲久被

人作踐攪擾用是特頒勅護持凡官員軍民諸色人等自今以往毋得出入混雜縱肆非爲輕易褻瀆侮慢欺凌及不許侵占原撥蘆場弃贍僧田地園池果木所有常住官降一應覩皿經像等件本寺僧官僧人尤須遞相收掌毋致損失敢有不遵朕命沮壞其教者許住持指實奏聞論之以法欽哉故諭

續入藏經護勅　　萬暦十四年九月日

皇帝勅諭大報恩寺住持及僧衆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羣迷于護國佑民不爲無助茲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

四十一函幷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等務須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遺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諭

御製聖母印施藏經序　萬曆　年　月　日

朕聞儒術之外釋氏有作以虛無爲宗旨以濟度爲妙用其眞詮密微其法派闊演貞觀而後代譯歲增兼總羣言苞裹八極貝葉有所不盡龍藏有所難窮惟茲藏經繕始于永樂庚子梓成于正統庚申由大乘般若以下計六百三十七函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又益以華嚴懸談以下四十一函而釋典大備夫一心生萬法萬法歸

一心諸佛心印人人具足觀善覺迷諸苦解脫一覺一善
皆資勝因是以聞其風者億兆爲之翕習慕其教者賢愚
靡不歸依則知刑賞所及權衡制之刑賞所不及善法牖
之蓋生成之表别有陶冶矣先師素王亦云聖人神道以
設教善世而博化諦觀象教詎不信然恭惟　聖母濬發
弘願普濟羣倫遂托忠誠誘善勸侍傳宣廣修衆因乃印
禪經布施淨土兼立梵宇齋施僧倫成修寶塔立竪於虛
空繪塑金容散施於大地濟貧拔苦召赦孤幽無善不作
無德不備證三身於此世今生明四智於六通心地普惠
雲興普賢瓶瀉大悲玄澤甘露霑洒于三千徧覆慈雲法

雨滋培于百億無微無鉅咸受盍而蒙榮有性有生盡飧餘而飲惠俾福利之田與人同樂仁壽之域舉世咸登如是功德詎可思議且如來果報從無量功德生一切善言之讚歎一切善氣之導凝我　聖母延齡如天永永我國家保泰降福穰穰矣於戲盛哉大覺之教宜其超九流而處尊偕三五以傳遠也

(文)長干寺設無礙法喜食詔　廣弘明集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礙

法喜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實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長干寺衆食碑　陳徐陵

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般涅槃行在真空深入於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況復緇居地轉咸憩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飡甘露況復安居自恣願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樓遑於貧里迎留乞艱苦用神通須提請飰致貽訶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厨庾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慮高廩峩峩恒有千食之備其外

鐵市銅街靑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漚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粱永無飢乏加以五鹽具足七菜芳軟麩類天厨果同香樹羨與之大殿王未逢縻鏤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鷲嶺之鐘賜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宋李之儀

天禧寺者乃長干道場葬釋迦眞身舍利祥符中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聖中又賜今額按梁書大同三年高祖改造阿育王塔出舊塔下舍利及爪髮髮靑紺色衆

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屈爲蠡形始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至孝武大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訶遇疾暴亾而心下猶煖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則不復墮地獄因此出家游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望見長干里有

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
舍利乃集衆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
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尺
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造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
尚加爲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

琉璃塔記　　明行太僕卿鄞陳沂

南都城之南有大佛宇孫吳時云神僧所居南朝始有寺
因地長干曰長干寺趙宋改名天禧寺　國朝永樂初大
建之準宮闕規制名大報恩寺故有舍利塔　文皇詔天
下盡甄工之能者造五色琉璃備五材百制隨質呈色而

陶埏爲象品第甲乙鉤心鬬角合而甃之爲大浮圖下周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內繩四方外之門牖實虛其四不施寸木皆埏埴而成逮大官後壘玉砌數級上爲五色蓮臺座高擁尋丈乃列朱楹八面闢爲四門懸十有六牖於八隅門繞以曼陀優鉢雲花壁刻以天王金剛四部大神具頭目手足異相冠簪纓胄衣帶瑣甲異制戈戟輪鐸飛飾異執種種不類載以獅象承以棼橑井拱翔起光彩璀璨覆以碧瓦鱗次螭頭豹尾交結上下又被以鏤檻雕楹青瑣繡闥於外二級至九級不設瑣闥惟楹檻皆朱壁皆黝至榱桷則間以玄朱其花蔓旋繞牖戶

懸關之制皆如初級焉盡九級之上爲鐵輪盤盤上輪相疊起數仞冠以黃金寶珠頂維以鐵絆墜以金鈴每級飛檻皆懸鳴鐸明牖以蚌蠣薄葉障之冒出檻外凡百四十有四晝則金碧照耀雲際夜則百四十有四籠燈如火龍自天而降騰焰數十里風鐸相聞數里響振雨夜舍利如火珠數顆次第出入輪相間有聲浮圖之內懸梯百蹬旋轉而上每層布地以金四壁皆方尺小釋像各具諸佛如來因緣凡百種極致精巧眉髮悉具布砌周遍井栱疊起皆靑碧穹覆如華蓋列牖設籌燈處若蝸殼宛轉一竅穿出門至絕級亦洞敞首不低縮出欄檻外則心神惶怖不

能久佇四顧羣山大江關阻旁達無遠不在近觀宮城廨舍暨衢水道民居巷市人物往來動息罔不畢見飛鳥流雲常俯視在下矣

遊報恩寺塔記略 遊牛首山記內摘出 明南刑部尚書王世貞

寺之二山門前後殿周廡久委刼火獨一塔在塔故 文皇下京師募大賈傾天下之財力爲 高帝及后營福者也其雄麗冠于浮圖金輪聳出雲表與日競麗余劇欲一登之而僧頗尼以不任余乃易便服行滕憑小吏肩而上甫三級則已下視萬雉矣級益高階益峻兩股𨂍踔者久之強自奮盡九級宮殿椮𦐭萬棟櫛㕔與平疇相映長江

如白龍蜿蜒而來惟鍾山紫氣與天闕方山不相伏餘無所不靡塔四周鐫四天王金剛護法神中鐫如來像俱用白石精細巧緻若鬼工余摩娑久之

大報恩寺重修藏經殿記　明進士吳郡俞彥

南藏之有鏤板自　高帝始也其度而寘之經堂則　文皇命也蓋自江波湧塔之異　帝有震焉而會天禧浮圖災乃益斥遶其舊而新是圖僅僅俗此甌脫篋經而藏之迄今所奕佛法以無量爲刼佛所說經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刼而是經板與藏經之室無非竹木甄瓴所爲木久而潰甓久而圮則其刼也錢塘葛君昔以儀曹署祠事

補經板之缺釐經役之蠹僧衆便之旣領祠官乃諭諸耆宿維斯經堂可弗謂把𡚁僉曰　是可勿亟治歟他屋所覆者金泥像耳玆獨覆經是宜修一創建之始仰給縣官今勢旣不得請而成毀任之是委　君旣于荆棘瓦礫也是宜修二四方以莊嚴來者若取火于燧挹水于河而靡所托足而瞻禮求多不給謂功令何是宜修三僉曰然于是計歲會罷不急廪庾節縮之蕊𦘕有麗于法者籍之善男子張應文張文學篤咸愿爲捐助權輿于兩廡經所貯也巽如矣次及殿堂跂如矣而乃及門伉如矣緜稜廉威㲉甓平除塗墍堅緻丹堊煥炳鉼鉢之侶雲水之足北至

于河東至于海西至于衡華又西至于峨眉南至于普陀
又南至于閩粵杖錫至止永觀厥成旅舍有次六時有供
至則如歸歸不愆期妝體頂禮如入秪園貝多之境莊嚴
供養如際赤烏白馬之年莫不感嘆悲涕交手而讚曰盛
甚至哉厥猷諟乎顯密之因未有選也不佞彥乃拜手稽
首爲作頌曰佛成道後舍利可棄其勿棄者甚微妙義或
曰故屍或曰真諦斯二邊見亦罔以異渡水棄筏見月廢
指未見未渡人實廷女佛說經者人天歡喜億萬鬼神所
在衛理於義云何護法者是國王宰官長者居士生護法
心一人而已是名億萬是名神鬼來者受持過此頂禮

報恩寺九號藏經併藏殿碑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昔佛祖演化立教謂能誦讀受持即成無上希有法一經詆毀墮入無間抑何主入奴出栩而多畏若是哉微獨世法之士交口相譏古靈禪師亦復道之因蜂子投窓爲其師傚曰世界如許濶不肯出鑽故紙驢年出得恭金篦刮屑黃葉止啼世有明眼人三藏十二部悉故紙矣讀　御製集又可異焉　聖祖之言曰佛之有經猶國著令佛有戒如國有律皆導人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惡所以古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名雖異理則一夫出世而詆爲

故紙入世而視若王章出世入世吾烏乎知其辨　聖祖甫戡世亂即究性宗特以藏經授剞劂之報恩用廣流布　成祖復刻於燕厥有南北藏北藏非請　旨不可而南藏轄之祠部朝以牒出夕以楮入玄奘之侶翕然南其錫貯經有室贍僧有堂請經有修藏之贚　制也顧經僧重繭遠來匠氏安坐網利昂其直以要之紆其期以困之視衣鉢而罄然望雲山其何日無告之雹愴然興懷檢朝石郭若藏規之議嘆昔人之先得我心矣因為理其緒而加窑程材準度計工準期以勝劣編參等第各三號按冊瞭然狡僞不得復作其欵於北者四十一函即以請藏所

入贍續藏所出需之數年計可具足則皆于壬寅攝篆時規始者也今茲復至殺青竟且十有四函矣胥宇而貝葉塵凝龍藏將壓雲水之錫舍於市人撤其舊而新是圖前後殿凡八楹左右貯經廡四十二楹請經室之麗於禪院六楹藏簡各登其座座各有號而籤分架列於廊廡者燦然可按指索也工費倚之經贖益之檀施寺租既告成則復尋剞劂之役且以飯禪衲以館穀夫經僧而諸務犁然具焉流傳法寶欄焉編帙俾之誦讀受持而證無上希有者出世法也翦浮淫梳潵垢遠至如歸而不敢以無告爲可虐者世法也莊嚴楮墨在彼爲法塵緣影而於出世法

非有加脩舉廢墮在此為職業常分而於世法非有貶至於出世入世是同是別則　王言具在又非予小子能知矣　萬曆叁拾伍年正月望日

濠上亭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夫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毛髮之於吾身微矣而痛癢輒關何者血氣所榮衛故也凡有血氣獨異是哉蘇子瞻平生嗜蝌蛤因禁獄後遂一切斷殺其詩有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最為悽切迺古聖人莫之禁者自茹毛飲血既開其端貪饕欲食適投其嗜相習成風恬不為怪聖人知必不能奪舉世之共趨而強以所不樂故

寧因時制禮與物推移微較猶可自是權教而不虞爲恣情口腹者之端矢也夫儒者天地萬物爲一體推己及物爲恕施蚑蚋噆膚猶自動色腥肥膏腹不思傷生於心忍乎哉此第謂人生皆欲在是而試想萬物當前見夫魚遊鳥翔飛躍得所必暢然而快心見夫呼號挺刃宛轉刀几必憐然蹙額而不欲其斃且見於吾側則好生固自本性所欲食者第此三寸饞唇其將取憑於口腹乎抑取憑於性乎嗚呼成湯開三面之網尼父禁絕流之漁孟孫以縱麑徵仁子輿以易牛許王聖賢用意未始不耿耿見其一班而放生之說後世所由昉也報恩寺內舊有放生池建

自成祖是即成湯解網意云爾日久事湮没於中貴近始徹還而中貴亦慨然無難色因爲建亭臨之題曰濠上志魚樂也夫魚樂亦即我樂彼方困於涸轍相呴以濕相濡以沫騈首待烹忽焉而投之清冷鼓鬛揚鬐揺深舞淵悠悠洋洋入吾几案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會心處端不遠矣

濠上亭鐫碑併序

放生之事世多歸之釋氏不知釣不綱弋不宿見死聞聲不忍食自孔孟已然自後格言善行簡不勝書茹如元龜見夢說近渺漭黃雀啣環事婕巢報雖或有微端士不道

亭既落成隨取心存恒物言觸痛腸者一十九條鐫之壁登斯亭者釋至言於佩韋挹生趣於臨流俯仰之間將毋愴然而興感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

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孟孫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曰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用故放出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

鄧艾征涪陵見一猿抱子在樹引弩中之其子為拔箭捲
樹葉塞之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

桓宣武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
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寸寸斷
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何尚書胤侈於食味後稍去其甚猶食魚脯糖蟹鍾岏曰
䱉魚就脯驟見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所宜
深懷此怛

何胤仕齊為建安太守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嘗與
門人議疏食門人曰變之大者無如死生死生所重無踰

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如云一往一來
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亂之末年遂絕血味
顏魯公任昇州刺史左驍衛郎將史元琮奉宣恩命於天
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昇州秦淮太平橋凡八
十一所公謂恩沾動植澤及昆蟲因撰述天下放生池碑
銘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揚不朽肅
宗批荅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
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知江漢爲池魚鱉咸若卿慎徽
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
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

於中于嘉乃意所請者依

唐永徽以來文單國屢獻馴象凡三十二皆畜苑中頗有善舞者德宗即位以爲物性不遂悉放於荊山之陽

劉禹錫嘆牛文曰劉子行其野有叟牽牛於蹊偶問焉對曰我僦車而自給營驛是牛引千鈞雖涉淖踏高轂如蓬而輛不潰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腯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贏是徃也將要售於宰夫余謂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予言之則悲余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

宋仁宗一日對群臣曰朕夜來飢甚思食燒羊群臣曰陛

下何不宜付有司帝曰朕乃偶飢思爾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

宋哲宗在宫盥而避蟻程頤講書畢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要道也

曹武惠王彬所居堂壁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大冬蟄墻壁瓦石間不可傷其生

程明道主上元簿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及罷官艤册郊外聞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

程伊川養魚記曰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

見其呴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魚乎魚乎細鈞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未斷也近年始不食豬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皆放之江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猶愈烹煎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

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

黄魯直謂子瞻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鵞繫足在地鳴呼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作一杯羮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吾口雞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歎息

眞西山云不殺生者所以存仁愛也夫禽獸旁生性命同稟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情有巢穴之居有飲食之念愛憎喜懼何異於人能懷惻隱之心不忍殺戮不亦善乎或心雖仁民愛物而迹迺混俗衆中有所未便則不起意殺不下手殺不眼見殺是則飲食隨緣又何殺生之有且聖賢於肉食固未嘗必其有無而愛之及物亦何常闕乎彼此如網觧三面迹遠庖厨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德惠之普人蟲草木一視同仁則慈惠以及昆蟲豈虛言哉

傳　康僧會傳畧　　高僧傳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出家厲行甚峻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

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晴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中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刼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

吾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眞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

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豈遠
數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
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
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
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
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
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
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釋教則備極
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
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

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卽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卽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卽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

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心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麁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

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每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剎誘肅然毛竪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爲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

竺慧達傳略　　高僧傳

竺慧達即劉薩阿幷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

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
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
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
於長干寺造三層塔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
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
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
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
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燿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
竪一刹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達東
西覲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竺法曠傳略　高僧傳

竺法曠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迄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殊羣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阻車不通輙於是解駕山椒陵峰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

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
已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般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唯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
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
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孫潭欲依巖傍嶺棲閑養志郗超謝
慶緒並結交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
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
多祈之致効特沙門竺道鄰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
起立大殿晉孝武帝欽承風闡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于
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散騎常侍顧愷之爲作讚傳云

建初寺瓊法師碑　　陳尚書令江總

碑曰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名並稱不二若乃斡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乘寶車之跡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矣東山北山之部貫花散花之句並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全期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秋駕銘曰㑭㑭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鷲靈禽孔情逝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初照慈雲不偏秋露寂滅莫繫悠然

釋明徹傳略　　高僧傳

釋明徹務學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往師後房房本朽

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衆皆走微習業如故會稽孔
廣聞之歎曰孺子風素殊佳嘗成名寵齊永明十年竟陵
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微因從祐受學十誦
隨出楊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
部校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齊太傅蕭穎冑深相欽
屬及領荊州携遊七澤請於内第開講淨名天監初始返
都邑武帝欽待不次長召進内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
欲撮聚律要末年勅入華林園專功抄撰每侍御筵對揚
與密皇儲賞接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鳩聚
將成忽遘沉疾移還本寺皇心載軫臨沒表曰因果深明

倚伏寄追明徹雖復愚短忝竊至籍將謝之間豈復遺恪
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徹本東荒賤民微有善識得厠釋
門莽濶少年綢繆玄覺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
過會昌時遂親奉御筵提攜法席且仁且訓備沐恩獎恒
願舒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舫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
可與言特願陛下永劫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
物天番海外同爲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奉值
之慶論道之善悦億代還生猶冀奉覲惟生惟死俱希濟
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
誠謹遺表以聞物恪省覽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

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覺筆悽愴不復多云帝因就寺爲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時普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

釋僧祐傳略　　高僧傳

釋僧祐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

精嚴爲法門梁棟祐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永明中勑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祐爲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嶹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勑就審决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

南洲洽法師誌略　明大學士楊士奇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右善世溥洽入見

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 賜佛像經鈔君千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月二十有八日微疾留偈云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師諱溥洽字南洲世居會稽之山陰于郡之普濟寺受具戒 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為僧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居長干西丈室三年命衆主天禧四方學者歸嚮益盛接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闡教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師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 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

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命師慶賛祥光燁煜萬衆聚觀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處裕如既而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問禮遇特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　賜賚屢加有日供畦蔬者一日師勞之日勤爾久矣更用盡七月至是果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解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定以貽範於後　又近記　溥洽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金川門開爲建文君削髮

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

永隆禪師誌略

因用遺香祈雨本寺附出　明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

師諱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即不茹葷血逾冠出家尹山崇福寺洪武甲子試經給祠部度牒受具戒二十五年壬申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京師試經請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能記經欲月請者于是　上怒送錦衣衛皆籍爲軍師慈憫無可捄二月二十四日詣奉天門奏閗欲焚身以求免　上允二十五日　勅内臣以武

七巖衛其龕至雨花臺師出龕望闕拜辭入龕索楮書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祝皇圖億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煩奏 上遇旱以此香斷雨必驗須臾秉炬自焚烟燄凌空異香撲人羣鶴飛翔于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筭二十七日 上以三千餘人悉宥罪給與度牒時大旱上召僧錄司官迎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衆祈雨以三日爲期至夜即降大雨 上喜而謂羣臣曰此真永隆雨於是 御製落魄僧詩以彰之

詩 遊長干寺　宋王安石

梵館清閑側布金小唐回曲翠文深柳條不動千絲直荷葉相依萬蓋陰漠漠岑雲相上下翩翩沙鳥自浮沉羇人樂此忘歸志忍向西風學越吟

長干釋普濟坐化　宋王安石

投老唯公最故人相尋長恨隔城闉百年俯仰隨薪盡書手空傳淨戒身

詠天禧寺竹　宋蘇頌

萬箇碧琅玕兩傍蔭灑沼叢深藏巖麓幹直露雲表剎影下交加山房上環繞昔嘗止鳴鳳今肯棲凡鳥筍柚龍種稪篺墜孫枝小美勝會稽箭珍逾汶陽篠兎園名非奇渭

川比終少樵蹤草根變客玩茶煙燎創亭僧意高論佛禪
心了吾愛有霜竹一到忘昏曉

三藏塔　宋蘇頌

凡刼半依山經營昔甚艱周遭巖佛宇直上俯天關登陟
緣梯險淹留布坐慳椽櫨亦塗附欞檻遍朱殷白日分明
到青雲咫尺攀龍潭斜影落鳥翼怯飛還基趾從吳晉聲
名動朔蠻燈然時照耀梵唱每循環往事稠重問前朝指
顧間誰知息心處香火老僧閑

遊報恩寺　明李東陽

古磴穿雲到石窓樓臺四面隱旌幢北臨廣路斜通郭西

隔平原俯見江萬里乾坤蹤跡𤨏百年風雨鬢毛雙向來
作賦軀全瘦獨有凌雲意未降

報恩寺塔歌　　明王世貞

壯哉窣堵波直上三百尺金輪撐高空欲鬬曉日赤浮雲
過不度穿泉下無極鍾山頡頏一片紫餘嶺參差萬重碧
高帝定鼎東南亞　文孫惜啓　燕王師燕師百萬斬關
入廟社不改天樞移六軍大酺萬姓悲欲向罔極酬恩私
阿育王家佛舍利散入支那有深意中夜牟尼吐光怪清
晝琉璃映纖碎　帝令攝之寘塔中寶鉼嚴供蜀錦蒙諸
天悉憑龍象擁千佛趺坐蓮花同匠師琢石細於縷自云

得法枋利宮亦知秋毫盡民力謬謂斤斧皆神工波旬氣
雄佛緣盡紺宇雕闌餅一瞬烏芻頷爛走不得章獻心折
甘同燼海東賈客莫浪傳此塔至今猶歸然老僧尚誇護
法力永寧同泰能幾年